

///

CITY OF DJINNS 德里一年
A Year in Delhi

精灵之城

[英] 威廉·达尔林普 著 黄芳田 译

异乡客记录亲眼目睹的德里景象与耳闻的德里掌故，
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，
述说印度人眼里的“精灵之城”——
德里的古往今来，以及英国殖民遗风。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K935.19

5

CITY OF DJINNS

A Year in Delhi

精灵之城

德里一年

[英]威廉·达尔林普 著 黄芳田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威廉·达尔林普 (William Dalrymple)

苏格兰人，在佛斯海湾 (Firth of Forth) 边长大。曾为《独立报》(*Independent*) 专栏作家。年方二十二岁，便出版了畅销又备受好评的《在萨那都》(*In Xanadu*)，此书曾于1990年获得《约克郡邮报》(*Yorksire Post*) 的最佳处女作品奖，以及苏格兰艺术协会春季图书奖。1989年他迁居德里，在当地居住四年，为本书搜集资料并为《星期天通讯》(*Sunday Correspondent*)、《观察者》(*Spectator*)、《观察家》(*Observer*) 以及《周日时报》(*Sunday Times*) 等报纸撰稿。曾获《周日时报》年度英国青年作家奖。

威廉·达尔林普与艺术家奥莉维亚·弗莱瑟 (Olivia Fraser) 结婚，目前在伦敦和爱丁堡两地居住。



《北非丽影》

《与公牛一同奔跑》

《书店》

《简·奥斯丁书友会》

《镀金城市》

《地下伦敦》

《左岸琴声》

《精灵之城》

《女人的一个世纪》

《丽莉·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》

《我的抑郁症》

《朗姆酒的传奇之旅》

《美国啤酒文化之旅》

责任编辑：段晓楣

责任印制：韦 舰

装帧设计：古木风

■ 序 言

德里印象

我生平第一次遇到一位苏非^①，是在费洛斯沙^② (Feroz Shah Kotla) 城寨里。

圣人萨都丁 (Pir Sadr-ud-Din) 有双狡黠的眼睛，胡须纠结得像八哥鸟的鸟巢似的。这位神秘人士示意我在地毯上坐下，以茶招待我，并且告诉我有关精灵的事。

他说，世界之初，安拉 (Allah) 用泥土创造了人类之后，又创造了另一族类，各部分都跟我们一样，不同的是它是用火炼成的。精灵是种魂魄，肉眼看不到，你得经过斋戒和祈祷之后才能见到它们。萨都丁曾经半裸地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静坐四十一天，不吃东西，稍后，又在水深及颈的亚木纳河^③ (Jumna) 浸泡四十一天。

一晚，当他在坟场中熟睡时，精灵之王便来探访他了。

“他很黑，高得像棵树一样，额头的正中央有只眼睛。”这位圣人

① 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，苏非是苏非主义信奉者。

② 沙(Shah)为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地方统治者的称号。

③ 亚木纳河(Jumna)即阎牟那河，位于印度北部，即恒河支流。

说，“那个精灵要给我任何我想要的东西，可是每次我都拒绝了。”

“你可不可以让我看看精灵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，”圣人回答说，“不过你会跑掉。”

那时我只有 17 岁，之前在约克郡 (Yorkshire) 北部荒沼的一座偏僻山谷中上了十年的学校，然后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印度德里。从一开始，我就被这座壮观的首都迷住了，它与我以前所见过的城市截然不同。德里乍看之下充满了财富和恐怖：它是座迷宫，是宫殿组成的城市，是一条露天水沟，是镂花雕窗滤泻出的光线，是圆顶林立的景观，是政治混乱的社会，是拥挤的人潮，是呛人的烟雾和一股杂七杂八的香料味。

除此之外，这城市——我很快就发现了——还拥有无穷的故事：远在历史以外，深藏在神话与传说里的故事。朋友们抱怨着人民路 (Janpath) 上的兜售小贩缠人，因此转而改道前往果阿^① (Goa) 的海滩，然而对我来说，德里始终散发着强烈的魔力。我流连不去，并很快在城北远郊的一家慈善收容所找到了工作。

那里的修女给了我一个房间，朝向市立垃圾站。早上，我会看到窗外有大群凄然的拾荒者，在恶臭冲天的垃圾堆中搜搜捡捡。他们头顶上的红棕色天空中，只只秃鹰正顺着上升的热气流盘旋打转，像万

① 果阿 (Goa) 是印度西南部的地区。

花筒内五彩碎片的构图转换。到了下午,在我把里里外外打扫干净,待屋里的人都睡着之后,常常会溜出去到处走走看看。我会雇辆三轮车到旧德里城区去,一路上经过愈来愈窄的水沟和巷子,小弄以及死巷,感觉好像被屋舍紧紧地包围住了。

夏天,我比较喜欢到英国建筑师路提彦^① (Edwin Lutyen) 所规划的新德里林阴大道去,那里不会有幽闭恐怖感。在阳光脉动中,我沿着成行的印度楝树、罗望子树、阿朱那树,在林阴下缓缓散步,经过一栋栋白色的古典式印度平房,屋前有弧状前院,以及盛开着火辣辣艳黄色孔雀花的树丛。

在这两个德里中,令我着迷的是那些废墟。不管那些做市区规划的人费尽多少苦心去创造耀眼的混凝土新部落,在绕行路线处或市立公园里却总是会突然冒出颓塌的骨灰塔、古老清真寺或古代的伊斯兰学府 (medresse),令道路网为之蜿蜒,也使得高尔夫球场上的平坦球道黯然失色。新德里其实一点也不新,它那宽阔林阴大道包括了一大片古城中的墓地和历代王朝的坟地,有人说,德里共有7座死城,目前这座已经是第八座了;还有一些人则估计有15或21座,但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,这些古代城镇倾圮的废墟之多,其实数也数不清。

然而德里最独一无二的是,城市周围也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仍有

^① 提彦(Edwin Lutyen)是英国建筑师,新德里的市区规划与建设大都出自其手。

人烟的废墟,而且不知怎的,德里有好些不同的地区,千百年来似乎完整无恙地保留下来。旁遮普地区(Punjab)的住民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的衡量标准:乘着小巧而马力大的马鲁帝(Maruti)汽车,以及对各种新奇事物的醉心,使得他们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生命线。你在洛迪花园(Lodhi Gardens)里碰到的那些正在散步的老少校,也许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时不我予,被束之高阁了,但看他们那粗长下垂、末端上翘的胡子,以及很有意思的带古老(Ealing)口音的英文,让人隐约猜到他们大概在1946年时曾经非常风光。在旧德里城区里的那些太监,有些仍讲一口登大雅之堂的乌尔都语(Urdu),要是在伟大的莫卧儿朝廷上,可能就不会显得不合时宜了。至于在尼刚柏浴场河岸(Nigambodh Ghat)上的那些印度教苦行高僧(Sadhu),在我的想象中就仿佛是英德拉普拉斯塔城^①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民,此城也就是传说中的第一个德里,在伟大的印度史诗《摩诃婆罗多》(Mahabharata)中便已出现。

承袭了各种不同时代世风的人,全都可以在这个城里见到,几千年来不同文化在此并肩共存,怀着属于不同时代意识的人,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,共饮同样的水,然后又归复到同样的尘土之中去。

但是直到几个月之后,当我遇到了圣人萨都丁,才知道使得这个城市能不断重新开始新生命的秘密。据圣人萨都丁说,德里是个充满

① 英德拉普拉斯塔(Indraprastha),是德里的前身。

精灵的城市，尽管它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侵略者的焚毁，千年复千年，然而这个城市还是会重建；每次都像火鸟一样从火中重生并兴起，就像印度教徒所相信的轮回转世之说，肉体会一再的轮回直到变得完美为止，德里似乎也注定了要百年复百年地以新轮回的面目出现。萨都丁说，所以会如此，是因为那些精灵对德里情深无比，无法忍受见到它变成空城或荒漠。直到现在，每栋房子、每条街道的角落都有精灵在流连忘返。你见不到它们的，萨都丁说，但是如果很专注地集中心思，你就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：听到它们低语；或者运气够好的话，还会感觉到它们温暖的呼吸喷在你脸上。

我知道已经在德里找到了写书的主题：一幅时空不连贯的城市肖像、一个各种不同时代交错在一起的城市、一座精灵之城。

第一次在德里待过之后的5年，我又回来了，而今是带着新婚妻子。奥莉维亚和我是在9月间抵达的，我们在尼桑木丁(Nizamuddin)的苏非教派村庄附近，找到了一层顶楼寓所，就在这里布置起我们的家。

我们的房东是普利(Puri)太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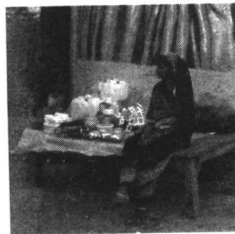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目录

01 序 言

25

第二章 锡克教徒大屠杀



第一章 德里居不易

01

83

第四章 殖民地时期的德里



第三章 大分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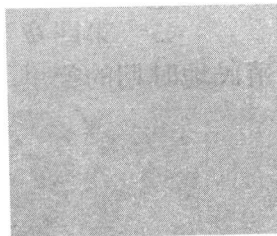
41

Contents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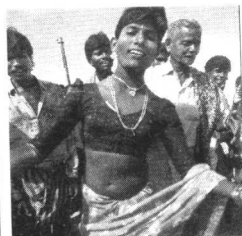
205

第六章 莫卧尔的德里



第五章 历史上的大英帝国

119



第七章 黄金时代

251

335

第八章
炙热的精灵之城



467 词汇表

第九章
摩诃婆罗多

427

第一章
德里居不易



那层寓所搭在房子的顶层,是利用普利太太天花板顶上稍稍加盖的,楼梯口散发着9月懒懒地、滞闷的热气;而屋顶却薄得像一张波纹铁皮。

到了屋里,我们看到的是像狄更斯笔下《远大前程》(Great Expectations)中的一幕:到处都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,遮帘上有一窝麻雀,而且墙角上缀满陈年蜘蛛网——简直是蜘蛛丝交织成的大棚子。普利太太站在门口,身影矮小佝偻,穿着长上衣和宽松长裤。

“前一位的房客不大出门,”她说,边用走路用的拐杖搅着那些蜘蛛网,接着说,“他不是个很整洁的绅士。”奥莉维亚对着餐具柜上吹气,灰尘厚得可以往上面签名。

我们那位房东太太虽然已经做了祖母,可是很快就证明了她是个一点也不含糊的女人。普利太太是从拉合尔(Lahore)来的锡克教徒,在旁遮普被印度和巴基斯坦瓜分时,被驱逐离开家乡,并在1947年发生的动乱中丧失了一切。她乘着牛车来到了德里,42年后,摇身

一变，从流离失所的贫民变成了旁遮普的公主。她现在真的非常富有，在德里到处有房地产，而且也把牛车换成了一支全新的马鲁帝汽车 (Maruti) 车队，令人艳羡万分地取代了从前老式的印度大使牌汽车 (Hindustan Ambassador)。普利太太还掌控着很多生意，包括格罗莉亚娜进修学校 (Gloriana Finishing School)，这是印度第一所礼仪学院，是家很独特的补习学校，教乡村女孩怎样使用刀叉、涂唇膏以及谈谈关于天气的客套话。

普利太太靠着勤奋工作加上老一辈的节俭美德，赚到了今天所有这一切。在夏天暑气逼人时，她也很少开空调，冬天，她也只准自己每天用电炉取暖一个小时。我们扔掉的旧报纸，她会收去当废纸卖；晚上我们参加宴会到深夜回来时，仍然可以看到窗上映出她的身影，继续坐在那里织外销毛衣。“睡眠是银，”她会这样解释，“但是钱才是黄金。”

这实在很令人敬佩。问题是，我们很快就领悟到，她期望房客也能仿效她身体力行的那套规矩，而且最好还青出于蓝。在我们住进去才一个星期后，有天早上，我扭开水龙头，却发现供水被切断了，于是下楼去设法解决问题。普利太太则已经起床好几个钟头，并且去过锡克教的舍师所做完祷告回来，那时正忙着要喝她每天早上必喝的米浆。

“今天早上我们屋里没有自来水，普利太太。”

“是没有水，威廉先生，而且我要告诉你为什么。”

“为什么呢?”

“你家里有客人来住,威廉先生,而且他们老是上洗手间。”

“可是这怎么会导致缺水?”

“昨天晚上我数过,一共冲过7次马桶,”普利太太说,边用拐杖敲着地板,“所以我得切断供水以示抗议。”

她歇了一会儿没讲话,好让我们理解这罪行有多大。

“你们这些人一个晚上就冲7次马桶,我们印度缺水,像这样搞法,还有什么好奇怪的?”

年迈的普利先生,也就是她丈夫,是个相貌堂堂的锡克绅士,蓄着很长的白须,使用底下有小轮的助行架。他总是显得相当亲切的样子——每当我们经过时,总见到他坐在安乐椅中向我们礼貌地点点头。但是我们刚租下这寓所时,普利太太就把我们拉到一边,警告我们,自从1984年甘地夫人被刺引起暴乱之后,她先生就,嗯,跟以前不大一样了。

那是个相当英勇的故事。当一些流氓恶棍开始要捣烂大门的时候,普利先生让拉度^①,也就是他的专用男仆,把他放在木屑纷飞的门后,他发出一声令人胆寒的怒吼,拔出以前用的连发枪,对着门将枪膛里的子弹发射一空,子弹直穿过门射出去。那些暴民因而跑走,转

① 拉度(Ladoo)这个名字的意思是“可人的”。

而攻击停在附近的排班出租车,普利一家得以幸免于难。

然而,从那天起,这个老人就变成了积极支持锡克民族主义的人。“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家园,”他哼了一声说,“回教徒有巴基斯坦,印度教徒有印度斯坦,旁遮普则是我们的老家。如果我还是个年轻人的话,就会加入宾德拉瓦雷(Bhindranwale),去跟那些混蛋印度教徒作战。”

“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。”普利太太会这样提醒他。

“在我死掉之前,我会见到一个自由的哈里斯坦(Khalistan)。”

“你只是在做白日梦而已。你还有多少年好活?”

“旁遮普是我的老家。”

“说来他是生在旁遮普,”普利太太会转过头来对我说,“但是现在他也没办法再回去过那种乡村生活了。他喜欢抽水马桶和卫星电视,每个人都喜欢抽水马桶和卫星电视,人一旦习惯了奢侈豪华的滋味,怎么还离得开这些?”

自从暴乱之后,普利先生也得了间歇性老年痴呆症,今天可能神智很清醒;第二天却饱受稀奇古怪幻象的折磨,碰到这样的情况时,和他对话就多少带有超现实的意味:

(他站在通往我住处的楼梯上)威廉先生!马上来我卧房把你那些可恶的骡子弄出去!